

求知和遠見

——林沛理 訪談

訪問及整理：黃佩玲

□ 訪問者

■ 林沛理

□ 你平日到書店去會選看甚麼書呢？

■ 我平日到書店主要有兩個目的，第一個就是逛逛擺放中文書的書架，看看現在有甚麼暢銷書、流行書，這樣可以了解香港現在的社會發展，有甚麼正在流行。這樣說，其實逛這邊的書架可以說是一個考察。我主要閱讀和買的是英文書，我會看的中文書通常是一些經典，例如張愛玲、余光中和黃國維，因為能寫出如此水準的中文的作家已經很少了。至於英語讀物，我以前喜歡看一些關於時事的雜誌，例如Times和News Week，但是現在較少看了，因為它們現在變得越來越informational，我覺得現在有很多途徑讓我們去搜索資料，最重要的應該是provide a perspective——提供一個視角讓我們去理解發生甚麼事。我最喜歡的是New Yorker（紐約客），它是一個literary journalism——用文學的方法說時事，用文學想像加工、過濾的創作方法。

香港的「紐約客」

□ 用文學的方法報道時事，可能會用一些文學的修辭方法，會

否令它變得lowbrow，就像一些低俗或通俗讀物？

■ 不會，New Yorker是一份highbrow的雜誌，它不只告訴你發生了甚麼事，還會理解事情發生背後的意義，事情為甚麼會發生，背後的意義是甚麼，世界如何呈現這些文學和藝術氣息，這個就是與學術雜誌不同的地方。是一本以人為主的雜誌，較少抽象的概念和艱難的理論。例如，在介紹文學創作的其中一種方法——意識流的時候，會介紹一位用意識流去創作的作家，講講意識流對他有甚麼創作意義，如何反映這個人的價值、看法和人生等等。這樣，讀者就能理解理論，而且同時了解human nature。New Yorker的評論水準是很高的，不論是影評、畫評等等都有很高的水準，但雜誌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，就是readability，閱讀是一種pleasure，一種享受。例如New Yorker的英文淺易，London Review of Books也是，但是它們裡面的書評都很高水準。至於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是借評論書籍來帶出議題，例如該書在所有同题目的書中所佔的地位，它做到了甚麼前人做不到的，這樣讀者便能對問題有深刻的認識和眾認識——即前人的觀點。德國的評論家本雅明認為評論的功能是illuminate a subject，即是透過照明去看陰暗的地方。

□ 文化評論是不是有限制，例如大眾文化、流行文化不能寫？

■ 寫文化評論其中一樣重要的要求是你要selective——你如何去選擇題材，這考驗評論家的功力、識見和洞察力，但是即使是一些瑣事，如果你能從中述說它反映了甚麼重要的事情，那麼這也算一個好的題材。你要超越大眾文化，從大眾的角度看到背後的特徵，例如電視、時裝都是商品本質，要人們消費，為甚麼電影受歡迎，它告訴你關於大眾心理的甚麼？我很喜歡一個叫羅蘭巴特的評論家，他專門寫一些別人不屑寫的題材，例如他寫一個女明星的面孔來說明人們為甚麼對明星或美麗有依戀，明星和觀

眾的關係如何，娛樂事業如何製造偶像，偶像如何滿足人的幻想和慾望……他所寫的已經超越了他要評論的對象。

寫評論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寫表面的社會現象，而不是評論的對象。例如黃福榮捨身救人事件，用文化角度來看，媒體如何將他塑造成一個英雄？如何把他所做的等於香港價值？從此，我們可看到社會如何運作，從社會學角度來說，這是sociological imagination，而在此裡面，我們常強調的是debunking，評論就是訓練我們這些技巧了。我所辦的雜誌MUSE（瞄）就是希望能做到香港版的New Yorker，文化雜誌是小眾的讀物，我不崇拜精英主義，只是覺得改變世界應由改變一小撮人開始，之後再產生一個multiplying effect，廣而告之。所以我們看書要多看一些小眾的，往往有驚喜。

文化評論二三事

□ 寫評論的人很博學，其實要認識的知識範疇有哪些呢？

■ 寫評論很需要multiple intelligence，我覺得自己發展得最好的就是critical intelligence，所以個人比較喜歡寫評論。社會科學和心理學是可以用來做分析工具，評論是一個multi-disciplinary的科目，包括了社會學、心理學、哲學、文學、文化研究、歷史和政治等等。最好就當然是每個科目都做到equally knowledgeable。當然這是不可能的，但至少我們要克服盲點，不要以為自己的文章一定不會錯，蓋棺定論。最好的評論應該是begin, continue and even extend the discussion，而不是終結討論。我相信每個評論人本身都有盲點，而這個盲點往往就是他的insight，Paul de Man 有一本書叫做*Blindness and Insight* 就是說這個問題的。

□ 那麼，寫文化評論有甚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嗎？

■ 寫評論的態度和語氣十分重要，第一點要注意的是要有courage of one's conviction，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看法和評價，你在用自己的詮釋角度時，要用勇氣表達意見和立場，最不好的就是那些騎牆派，他們怕被人挑戰，說的話模稜兩可。第二點就是要保留open mind，你到底當評論是怎樣的一回事。你要當自己評論的對象為open text，不斷跟讀者、社會互動產生意識。你不可能看完所有的有關書籍，而且開放式文本會隨著社會的演變而衍生新的意義，所以不論你的insight有多深，如何convincing，在open text下你只能提供一個reading（閱讀），而不是完全正確。所以一個好的評論家應該有一個conflicting quality（互相矛盾的品質），也所以為甚麼一流的評論家很罕見。美國“The Great Gatsby”（大亨小傳）的作家F. Scott Fitzgerald（法蘭西斯·史考特·基·費茲傑羅）就說“The test of a first-rate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hold two opposing idea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retain the ability to function.”，就是說一流的腦袋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存在而同時運作。你要深信自己，同時相信自己所講的有被修訂的空間。第三點是你被批評的態度，這牽涉到個人修養，你要知道what they can do and what they can't do，例如科學家不反對宗教，因為科學解釋不了的就唯有靠宗教。

另外，我要強調的是pleasure reading，閱讀應該是一種樂趣，我寫評論是因為它能帶給我快感、滿足和樂趣，有時會與讀者產生共鳴，有時整個社會都看錯的事，我會說出來，這是一份追求真相的熱情，而不是優越感。如果你覺得寫小說的時候快樂，你就去寫小說。新詩、散文也是。有些評論人做創作的時候往往不太順利，因為只有做評論時的他才是真正的他，當然例外的有T.S. Elliot、Henry James等。

□ 你專注於文化評論，那麼你對藝術評論又有甚麼看法？或者它們的分別是甚麼？

■ 我認為最大的分別是方法不同，critical perspective 不同，把評論的對象放在文化視角上看，藝術評論著重對藝術品和藝術家的優劣作界定，所謂「分優定劣」“tell the good from the bad”。文化評論不會這樣，它只會告訴你為甚麼社會會說一些事物好，一些不好，它只會告訴你價值何來，代表甚麼，價值提升後的利益歸誰，反映了權力如何運作。文化評論著重社會、讀者多於作品，作品與讀者、公眾和社會的關係如何。以《葉問 II》為例，影評會評論劇本、演員、動作等；文化評論則會說為甚麼會有此作品，葉問塑造了一個怎樣的英雄，與以前的李小龍、成龍、李連杰系列有甚麼不同等等。

藝術評論的焦點是 textual properties，它會使用電影語言，而評論焦點在於電影的商品本質、社會經濟等等。文化評論是思考性，社會性而非技術性。這是很困難的，因為文化評論是一個跨學科知識。